



话剧《惊梦》是陈佩斯继《戏台》之后的又一部诚意之作,透过昆曲大班和春社在战争年代的一段经历,表达了一个回味悠长、悲喜交织的主题。在话剧舞台上表现昆曲戏班的故事,本来已是戏中有戏,而故事所处的特殊年代、《牡丹亭》与《白毛女》的双重变奏又使得戏外有戏,意蕴堆叠。

戏班子里故事多,昆曲作为雅中之雅,历来受到士大夫们的热捧。一直到了民国时期,许多家境较好的家庭还会把“拍曲子”作为一项重要的技能,要家中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掌握。昆曲之雅,在于她集正统古典的诗词文化于一身,行腔、音域、起调、身韵,作为舞台艺术的各种元素,无不体现出中华美学的气韵。而传统之美又是脆弱的,正所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在离乱的年代,如何将一出《牡丹亭》唱下去?这道理解放军司令员秦向诚懂。他在少年时就听过和春社的戏,手里还存有老班主签名的戏单。正因为他是行家,和春社的一班人才得以正名。虽然有一位乐手穿了国民党的军服,但行家秦向诚非常确定地说:“这就是一个戏班子。”一句简单的话,却让人五味杂陈。

“戏班子”是一种浓缩了的文化形态,童孝璋和他的和春社信奉一套经历岁月洗礼的规矩。“世道乱了规矩不能乱”是童孝璋口中的“名言”。上至帝国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有了这规矩,童孝璋就以为可以从容面对一切。但是一头撞进战事的和春社,规矩是坚持不了的,他们得吃饭,得活着,这个矛盾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

当《白毛女》的剧本拿来时,第一轮冲突就呈现了。1945年首演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歌剧《白毛女》现在已经是民族歌剧经典,而在当时,这部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和春社所不能接受的。剧本中的戏文“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唱腔的设计“看起来有点像梆子”,那得把嗓子横起来唱。柳梦梅变成大春,杜丽娘变成喜儿。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一下跳跃到“恨似高山仇似海”,其中的变化充满了错位与误解,也就充满了戏剧性。乐队在用丝竹演奏似是而非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三姐为喜儿定了全是“苏工”的白色戏服,而大春既然是大武生,就得是插着护背旗的赵子龙。相信所有的观众在三姐精心设计的喜儿与大春呈现在舞台上时,都会哈哈大笑。错位与误解造成了奇特的喜剧效果,而当解放军战士把从老乡家借来的衣服从包袱里拿出来时,冲突摆在了桌面上。《白毛女》不是一个古代的戏”,与“上次去上海看完文明戏,您可是数落了一路”,喜剧的外壳下包藏着的是一个难解的题。谁都没有错,可是问题如何解决?

一部戏的核就是冲突的生成与解决。第一轮演《白毛女》的冲突,依靠的是秦司令对于两种艺术形态的正确把握。“我是真想静下心来听一出‘游园惊梦’,可是现在我们的战士需要上前线打仗。”而在和春社内部,也早有乐手读完《白毛女》的剧本后,感动得放声痛哭,因为他的父亲与杨白劳遭遇相同。在这两重铺垫下,和春社的“白毛女首秀”大获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舞台上,这一段的表现特别有意思,喜儿与大春并没有真正出现在舞台上,而是借用坐在台阶上观看演出的三姐、何广顺和常少坤的对话来实现。这是话剧里虚实结合的手法,推进了叙述节奏。战士们山呼革命口号时,把三姐吓坏了,当明白这是他们为剧情所感动时,她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这样叫好的。

在《惊梦》里,《白毛女》与《牡丹亭》的交互出现是重要的冲突。这是戏中之戏,而戏外的戏则是来自陈佩斯的。陈佩斯的父亲陈强先生是第一代黄世仁的扮演者。有个真实事例——由于陈强演黄世仁太像,有一位小战士想起自己家的遭遇,一时间分不清舞台与现实,居然对着陈强举起了枪。这是《惊梦》里的情节,也是陈佩斯向他父亲致敬的方式。班主演活了黄世仁,像是在说一个朴素的道理,不管是昆曲还是所谓的“梆子”,演得好才是硬道理。《惊梦》好评如潮,与陈佩斯等演员高超的演技是分不开的,他们虽然不是戏曲演员,但是经过了昆曲的严格训练,把一个戏班子演得活灵活现。

《惊梦》里的人物关系是复杂而多重的,秦司令与谭世杰这对黄埔老同学本来有着同样的爱好,同样的志向,却因各自的处境兵戎相见;何凤岐与童佩云本是青梅竹马,但凤岐的父亲却一门心思让他去香港当少东家;常少坤虽然是地主家的少东家,一无所能,游手好闲,却是个心地善良的戏痴……复杂而丰富的人物关系,使得剧情层层叠叠,冲突延绵不绝。两个多小时的时长几乎无一分钟的闲情,舞台上像是织起了一层绵密的大网,网住了所有剧中剧外的人。

如此饱满的一台戏要怎么收场呢?戏楼里重新唱起了《牡丹亭》。因为“不能把这些文脉断了”。“各位,和春社伺候大戏《牡丹亭》三天三夜,与看官同乐”,此时漫天飞雪,百般滋味都融进了游园惊梦里。

作者简介:张彤,作家,资深媒体人。

前不久,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新疆美术馆、青岛市美术馆主办的“画尽人间百态——新疆美术馆藏司徒乔水彩作品主题展”在青岛市美术馆开展。之前对司徒乔了解不多,他短短五十六年的生命历程,只是浓缩于寥寥百字的年表中。此次画展,展示了他1943年至1944年新疆写生这闪耀璀璨的一瞬。画幅都不大,以八开、十六开为主,风景、人物、动物都有,特别生动,但也有不少未完成作品,四开或对开构图的未完成作品多一些。联想起年表中司徒乔毕业于神学院、自学绘画的履历,不禁好奇这么多未完成的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印象是画面色彩有点灰灰的,暗部用了赭石、熟褐,甚至黑色,显得有些脏脏的。调色方式与现在流行的水彩画法不太一样,亮部有时也用白粉。看了几幅后发现有些作品用色受印象派影响,大刀阔斧地运用冷暖对比塑造物象的亮部和暗部,用笔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在展出的三十余幅风景写生中,以建筑、山川、树木为主要描绘对象的画作数量比例接近,山景略多,水景仅有一幅,是一幅未完成的《睡莲》。在车马劳顿于山间乡间的旅途中,司徒乔既被新疆壮美的自然景观吸引,以类似国画长卷的构图表现过远山白雪如玉、近景绿草如毡的夏窝子,画过千沟万壑、九曲十八弯的山岭,画过盘曲伏地、郁郁葱葱的古树,四季变换,尽收画中;也深深着迷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的人文景观,描绘过星罗棋布的村庄以及清真寺、白塔、蒙古包,当然也有汉式楼宇。有些不大的画幅笔触精致,对建筑物的结构描绘一丝不苟,细节耐看。只可惜一方面新疆的气候变幻莫测,“重裘不暖,齿颤手裂”,一方面他人缘太好,总被热情招待,所以不是每幅作品都能顺利完成。司徒乔的风景画大部分都是朴素、写实的,但有几张在构图和色彩上很有构成意味和现代感,如《高原》,蕴含了他对欧洲古典主义、印象派及中国画的体悟,对欧洲现代艺术的关注和探索。

我感受最深的是,无论哪种风景画,都有浓浓的人的气息和生活情味在里面,或者是隐在山坳里的村庄,或者是远远走来的驼队,或者是山脚下操练的队伍,或者是拴于树旁的肥马,无一不在提示这里勤劳的人民牧居于此。他深入这片土地,以自己对艺术、对人生的赤子之心感受这里的美,再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及艺术作品感染这里的人,不然也不会有车站维族站长以“一时找不到了”为由帮他躲过了军阀的抓捕。

司徒乔的好人缘在人物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集体劳作、歌舞、看演出等生产、生活、娱乐场面他自然不会缺席,还有各种人特意给他做模特。虽然模特们很敬业,有的还正襟危坐,但司徒乔总能用他充满即兴速写味道的笔法鲜活生动地刻画出或坐或立,或说或笑,吹拉弹唱,放牧纺织的男女老少,并且对人物的眉眼特征、服饰、动作等重点刻画。在人物画中,一位连心眉的维族妇女叠手跪坐,翠黛连眉,侧对镜子顾盼;另一位被丈夫抛弃的哈萨克少妇盘腿而坐,着一身灰袍,面皮白净,气质静穆。除了人物的性格经历和气质差异被传神地表达出来,特别之处还在于画像旁的文字补记。这两段补记于画作完成十年后即1954年的文字,一篇介绍了南疆于真因与中原早有往来而不乏汉式构造的屏门及女子盛装连眉的装扮风俗,一篇控诉了旧时代新疆牧民拿女儿换牛羊的婚姻习俗,读来让人唏嘘。既感叹画家描绘、书写人物入木三分的专业能力,也钦佩其聚焦于新疆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多民族友好交往这一领先于时代的眼光和格局,更感动于他见微知著、同情弱者的同理心和大爱。在形式上,将图文结合的方式用于水彩画中颇为新颖,图文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他的风景画、牧放题材画作也不乏这类文字记载。展厅中也有一些颇有西方古典油画味道的水彩人物肖像,这些探索和尝试都体现了司徒乔广泛涉猎的艺术视野和兴趣。

除了人物画和风景画,描绘马、骆驼、牦牛、毛驴的作品也有不少,因为这些动物是新疆地区主要的生产劳动工具和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伴侣。司徒乔爱马,下笔如有神,将马的英姿飒爽,人与马和谐相处、亲密无间的情感流于笔端。

司徒乔的水彩还有几张做了国画构图及用色的尝试,比如很多风景画的构图采取类似中国画长卷及条屏的比例,把国画三远法与西方定点透视的观察方法结合在一起,又如水彩朱竹,折枝构图,用笔果断凝练,以及水墨味十足的《赶牦牛》,都在技法和情感层面实现了突破。

此次展览最大的价值在于司徒乔是最早一批对新疆风土民情进行朴素、写实性再现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不仅体现了他在艺术表现内容、形式方面的探索,更富历史和文献价值。创作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鲁少飞、沈逸千、司徒乔、韩乐然等先驱。在《新疆猎画记》一文中,司徒乔以生动的文笔描绘了他入疆以来“意悬物外,游思复杂”的心情,指出“此行入伊,未始不可视作个人艺术修养之转换点”。可以说,新疆之行,既磨练了司徒乔的艺术技艺,也丰富、提升了他的视野和格局。在《博克达礼赞》一篇中,他提出的将天池建为集生产、生活、游赏、研究于一体的建设意见,体现了他天下大同的古道热肠。虽然他的部分作品未完成,他的生平也过于短暂,也有未完成的心愿和事业,但他开启的道路、探索的精神、留给我们的课题却价值珍贵。

作者简介:林承琳,青岛农业大学艺术学院,青岛市青年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秘书长,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 《惊梦》:戏中有戏,戏外还有戏 ——观司徒乔水彩作品主题展有感

◆张彤

◆林承琳



司徒乔水彩作品。作者供图